

莫言了不起

一條游弋於

中國當代文學困境

的鯨魚

劉再復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集言了不起

丹徒文 沈曾題



目 錄

序 父親與莫言的文學之緣

10

第一輯

中國大地上的野性呼喚

19

赤子莫言

23

黃土地上的奇跡

28

中國文學在世界上並不缺少知音

32

全球化刺激下的慾望瘋狂病

48

第二輯

再說「黃土地上的奇跡」

莫言的鯨魚狀態

附：

(一) 莫言：「力避自己成為鯊魚」

(二) 莫言致劉再復信

莫言的震撼性啟迪

——寫實、想像與敘事藝術的「三通」

第三輯

莫言、高行健風格比較論

61

71

78 76

85

99

第四輯

劉再復談莫言

——答《南方人物週刊》衛毅問

劉再復談莫言的絕對生命

——《亞洲週刊》江迅訪談錄

莫言了不起

——答倫敦《金融時報》記者薛莉問

後記

133

145

160

182

序

父親與莫言的文學之緣

劉劍梅

二十三年前，父親漂泊到西方時，幾乎被「孤寂」所擊倒，幸而有「文學」支撐著他。在芝加哥大學、科羅拉多大學的頭三年（一九八九—一九九二）他仍然醉心於「文學理論」，一九九二年秋天到了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客座」之後，他才重新關注中國當代文學。那時他最喜歡的三位作家是高行健、莫言與李銳。母親告訴過我，她和

父親一起，在寂靜的雪夜裡，走到斯大中文系辦公室，把莫言的《酒國》與李銳的《舊址》一頁一頁地複印，各印了兩套，分別送給瑞典的兩位文學教授。父親一再說：《酒國》太神奇了，非讀不可。我的老師葛浩文教授翻譯《酒國》，也連說「精彩」。因有兩位長輩的呼喚，我才進入「酒國」，並開始認識莫言。

葛浩文老師最愛蕭紅與莫言，談起莫言如數家珍。父親的喜愛較為廣泛，古今中外的作品都使他著迷。對於中國當代文學，他首先推崇高行健，始終跟蹤高行健的足跡，並製作「高行健年表」。而喜愛莫言則因為與莫言有兩個「緣分」：首先是一九八四年至八五年間的「課堂之緣」。父親是講課的老師，而且是正在「開拓文學思維空間」的老師。有此緣分，父親自然也就格外注視莫言的腳步。一九九

六年元月，莫言在寫給我父親的信中說：「聽過您的好多課，關於『扁平人物』與『多重性格複合』，您的許多精彩觀點時時難忘，並實際上成為我創作心理的一部分，指導之功大焉。」書寫此信時《豐乳肥臀》已問世，莫言早已名滿天下。此時還「難忘」我父親的「講述」，這便是「緣」。因為有這一「緣」，所以才有父親希望莫言「成鯨」的期待，才有「鯨魚躍海」的這段佳話。除了「課堂之緣」，他們還有在美國的「重逢之緣」。一九九六年莫言到科羅拉多大學演講，校園裡的葛浩文老師和我父親都是他的知音。莫言還到我Boulder的家，給系裡的老師、學生講述「飢餓的故事」，讓我父母驚動得目瞪口呆，逢人就傳達莫言的飢餓傳奇。此次相逢的前後，父親寫了《中國大地上的野性呼喚》、《赤子莫言》、《黃土地上的奇跡》等幾篇「情真意切」

的評論性散文，讓港臺、東南亞與西方的讀者更了解莫言的份量。二緣之外，還應提到的是二。六。六年，韓國首爾的檀國大學，聘請父親為碩座教授，並策劃邀請父親與高行健、莫言到該校「客座」一年。此計劃雖沒有實現，但父親還是在二。一。年到檀國大學作了一場關於莫言、閻連科、余華的演講，題為「全球化刺激下的慾望瘋狂病」。此文發表於《明報》。其實這也是「緣」。

因為有上述的「緣分」，所以此次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父親就特別高興。但正如他自己所說：「只喜不驚」。而所以「不驚」，就因為父親早已明白莫言不同凡響，給獎只是給莫言「錦上添花」而已。不過，得獎畢竟是大事，況且有不少「公共知識分子」拒絕閱讀莫言的豐富創作，卻抓住某些政治表像大加譴伐，所以父親便與我作了新的對話

並接受幾家重要報刊的採訪，給「道德裁判」作點必要的回應。父親所有的言談均判斷鮮明，有理有據。他高度評價莫言，把莫言視為中國文學與人類文學的豐碑，其氣魄不亞於創造「人間喜劇」的偉大作家巴爾扎克。父親還特別說明，在歐美作家醉心「敘事技巧」而使文學顯得蒼白時，莫言卻把「想像視野」與「現實幅度」推向極致，從而實現了「寫實」、「想像」、「敘事藝術」的「三通」，給中國作家和世界作家以深刻的震撼性啟迪。父親幾乎閱讀了莫言的所有作品，對其代表作早已嫺熟於心，所以接受訪談時，雖「娓娓道來」，卻非常有說服力。與那些不讀作品卻道三說四的「公共知識分子」相比，父親倒是真的表現出文學批評家的信念與「真切」。

最近父親編選和出版了三本新書，他以「從熱愛文學到信仰文

學」「從作文時代到隨心時代」「從工具理性到價值理性」為題作了自序。無論是「返回古典」對《紅樓夢》作感悟領悟，還是關注當代的作家作品，父親都把文學視為至高無上的價值。他寫作也只是心靈的需要，講述莫言更是隨心而論，並非刻意地「作文」。因此，他對莫言的評價極為真實，包括說「莫言了不起」，也是至情至性的心聲。

范曾伯伯喜愛莫言，又喜愛我父親的評論文字，因此他特書寫了「莫言了不起」五個字。莫言為我們的母親語言爭得了巨大的光榮，我相信，中國的絕大多數讀者與識者，都會從內心深處發出同一種正直的聲音：莫言了不起。

二〇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寫於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院

第一輯

中國大地上的野性呼喚

去年三月，我在加州柏克萊大學所作的一次學術講演中，熱烈地讚賞莫言的《紅高粱》、《酒國》和他新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一年又六個月過去了，最近我又老是想起莫言，這大約又是與我對文學的思考相關。不知道怎麼回事，近年來我老是想到文學的初衷，想到人類如果不是生命表達的需要似乎不必有文學；想到大陸的許多作家技巧愈來愈細密，但作品愈來愈蒼白；想到古今中外的文學巨人們

總是面對生命的大困惑而不僅僅玩弄語言；想到文學家畢竟不是文學匠……想到這些，便想到「莫言」二字。

莫言沒有匠氣，沒有痞氣，甚至沒有文人氣（更沒有學者氣）。他是生命，他是頑皮的搏動在中國大地上赤裸裸的生命，他的作品全是生命的血氣與蒸氣。八十年代中期，莫言和他的《紅高粱》的出現，乃是一次生命的爆炸。本世紀下半葉的中國作家，沒有一個像莫言這樣強烈地意識到：中國，這人類的一「種」，種性退化了，生命萎頓了，血液凝滯了。這一古老的種族被層層壘壘、積重難返的教條所窒息，正在喪失最後的勇敢與生機，因此，只有性的覺醒，只有生命原始慾望的爆炸，只有充滿自然力的東方酒神精神的重新燃燒，中國才能從垂死中恢復它的生命。十年前莫言的透明的紅蘿蔔和赤熱的

紅高粱，十年後的豐乳肥臀，都是生命的圖騰和野性的呼喚。十多年來，莫言的作品，一部接一部，在敘述方式上從不重複自己，而且，在中國八九十年代的文學中，他始終是一個最有原創力的生命旗手。他高擎著生命自由的旗幟和火炬，震撼了中國的千百萬讀者。

與那些只會玩弄技巧和語言的作家不同，莫言熱烈地擁抱人生、擁抱歷史，在自己的作品中躍動著大愛與大恨。他從未陷入反映現實和背離現實的泥坑中，即擁抱大地又超越大地，在所有的表述中都保持著自己獨特的哲學態度。這一態度就是認定：生命，只有龍騰虎躍不為韁繩所縛的生命，才是歷史的原動力。這一原動力才使歷史變成活生生的、讓人的靈魂不斷站立起來的歷史。莫言的文本策略，就是把這強調生命野性的哲學態度推向極致。任何作家只有把自己的

藝術發現推向極致，才能走出自己的路來，四平八穩的作家是沒有前途的。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致命傷是它太意識形態化，尤其是三十年代
的左翼文學和四十年代之後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在此文學氛圍
中，莫言獨樹一幟，拒絕接受意識形態觀念對歷史的壟斷，不僅從不
陷入意識形態的邏輯，而且以作品沸騰的岩漿化解這些邏輯並完成了
只屬「莫言」名字的他人無法替代的創造。這些讓世界注目的創造，
使蛻化成意識形態現象的中國文學，又回歸到生命現象與個人現象。

原載《明報》一九九七年九月十七日

赤子莫言

過十天莫言就要來訪。落磯山邊科羅拉多大學校園裡有他的兩位知音——葛浩文和我。尤其是葛浩文「莫言」二字是他口中最積極的語彙，和他見面時如果聽不見「莫言」，一定是身體出毛病了。莫言的小說他一概翻譯，《酒國》剛出版，本月二十日莫言將在丹佛大書店出席新書發佈簽名儀式。《豐乳肥臀》也已開譯，這部五六百頁的大書，夠老葛「爬行」三五個月了。

因為莫言要來，我便讀他出版不久的散文集《會唱歌的牆》，也讀同時同社出版的賈平凹的《造一座房子的夢》、蘇童的《紙上的美女》、余華的《我能否相信自己》。四部散文集都好，但我尤其喜歡莫言。

莫言在散文中坦露了一個赤裸裸的自己，一個光著屁股走進學校然後又帶著渾身野氣走進軍隊走進文壇的自己。他一點也不遮醜：「據母親說，我童年時醜極了，小臉抹得花貓綠狗，唇上掛著兩條鼻涕，鄉下人謂之『二龍吐鬚』。母親還說我小時候飯量極大，好像餓鬼託生的。去年春節我回家探親，母親又說起往事。她說我本來是好苗子，可惜正長著身體時餓壞了胚子，結果成了現在這個彎彎曲曲的樣子。說著，母親就淚眼婆娑了。」莫言長身體的兒童時代正是大陸

的「困難時期」，他被飢餓折磨得變態了：「我從小飯量大，嘴像無底洞，簡直就是我們家的大災星。我不但飯量大，而且品質不好，每次開飯，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著別人的碗嚎啕大哭。母親把自己那份省給我吃了，我還是哭，一邊哭著，一邊公然地搶奪我叔叔女兒的那份食物。」母親常常批評他「沒有志氣」，他也曾多次下決心要有志氣，但是「只要一見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乾乾淨淨」。

莫言不僅在家族中是最不討人喜歡的一員，而且在學校裡又是一個直到讀三年級還穿開檔褲，常尿尿課堂裡的「熊孩子」，而十二歲讀五年級開始「創作」時寫的「詩」又是「造反造他媽的反……砸爛砸爛他媽的爛……」然而「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搖籃」（海明威語），黑暗、恐怖、飢餓相伴的兒童時代贈給莫言不拘一格的心靈、

天馬行空的個性和活潑到極端的藝術感覺，從而也導致他的千奇百怪的夢境和對自然、社會、人生的驚世駭俗的看法。許多作家，也有不幸的童年，但是，長大成人後卻被沉重的理念覆蓋住了，因此，對宇宙人生的看法也被理念牽向蒼白而世故的絕境。而莫言則不同，他說童年時的記憶刻在骨子裡，成年時的記憶留在皮毛裡。刻在骨子裡的記憶和根深蒂固的童心，使他衝破一切教條的羈絆而把想像力和創作力發展到極致。

我喜歡莫言，正是他至今仍然像個孩子，仍生活在長滿紅高粱的兒童共和國裡。這一共和國的公民是拒絕一切面具和一切包裝的。莫言的散文沒有任何包裝、連知識的包裝也沒有。散文最能反映作者本人的性情人格，這部散文集所反映的莫言是活水，是滄浪，是獅子，

是粗獷的大自然。當作家們在玩語言、玩技巧、玩知識而玩得走火入魔的時候，莫言卻說「不」。他拒絕語言的遮蔽和學問的遮蔽，絕對不能讓詞章和書本遮蔽真生命，更不能遮蔽那顆在高密故鄉生長起來的敢哭敢笑敢愛敢恨的童心，無論是今天還是明天，只能讓爺爺的手臂和歌聲推著自己的肉體和靈魂一直往前走。正是這種選擇，造就了當代中國的赤子和天驕似的作家莫言！

原載《明報月刊》二〇〇〇年第四期